

中国历代笔记小说故事丛书

中国历代笔记小说故事丛书

中国历代笔记小说故事丛书

中国历代笔记小说故事丛书

中国历代笔记小说故事丛书

中国历代
笔记小说
故事丛书

明代卷
(一)

主编

陈飞 魏崇新

徐尚衡 凡平

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笔记小说故事

杜叔循仁心如金

中国历代笔记小说故事丛书

中国历代笔记小说故事丛书

丛书

中国历代笔记小说故事丛书

中国历代笔记小说故事丛书

中国历代笔记小说故事丛书

明代卷 (一)

郑广智 梁月美

中国历代笔记小说丛书(共10册)

出版发行: 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

经 销: 江苏省新华书店

印 刷: 句容市排印厂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 72.75 字数 1 455 000

1996 年 1 月第 1 版

199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5 000 册

ISBN 7—5346—1524—0

1·339 定价: 60.00 元

凡是印装问题, 均向承印厂调换。

ISBN 7-5346-1524-0



9 787534 615245

目 录

杜叔循仁心如金.....	(1)
李思问洁身自好.....	(7)
蠡太常不识良琴.....	(13)
芮伯献马遭放逐.....	(20)
穆天子分厩养马.....	(24)
郭子侨包藏祸心.....	(29)
卫懿公昵禽误国.....	(33)
晋灵公好狗亡身.....	(38)
宋康王盲目举兵.....	(42)
子餘大夫善识人.....	(47)
孙叔敖劝谏楚王.....	(52)
蹇叔三悔误终身.....	(59)
齐宣王善听劝谏.....	(68)
郁离子讥讽假名士.....	(73)
黄公子窃刀捕虎.....	(78)
斗鸡郎为民请愿.....	(86)

繆文秀以怨报德·····	(90)
金凤钗续姐妹缘·····	(96)
滕穆醉游聚景园·····	(105)
牡丹灯缔结阴阳情·····	(113)
李生申阳洞灭妖·····	(119)
罗爱卿以死殉节·····	(126)
金定千里寻翠翠·····	(132)
马期仁夜逢古人·····	(139)
生死情系连理树·····	(145)
王琼奴以死抗婚·····	(151)
负义汉幡然悔悟·····	(159)
浪子回头圆破镜·····	(169)
乡民智斗钱尚书·····	(179)
葛神医妙手回春·····	(184)
太守傲慢失机缘·····	(188)
雷蓬头戏弄荆王·····	(193)
朱元璋微服私行·····	(197)
明太祖残暴多疑·····	(205)
画眉案五人丧命·····	(212)
漆匠巧计惩奸官·····	(216)
黄蜂报恩变蟋蟀·····	(221)
蔡澈好道遇异人·····	(230)

杜叔循仁心如金

九江城外，秋风渐爽，荒草萋萋。

江边土岗上，长满野草荆棘。一条羊肠小路从江边通往九江城。路边野草丛中，新添了一座土坟。坟上散发着一股潮湿的泥土气息，坟头上插着一根竹竿，竹竿上长长的纸幡在江风的吹拂下，剧烈地抖动着。

坟前，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妇人坐在地上痛哭流涕，口中不住地念叨着：“允恭我儿，你死得好冤，你为什么要撇下苦命的娘！原盼望你出门做官，光宗耀祖，谁知今天白发人送黑发人，叫为娘的今后怎么活？”

这位老妇人衣衫破旧，蓬头垢面，饿得面黄饥瘦，哭得上气不接下气，看样子来江边已有好大一会了。也许她的儿子掩埋后，她根本就没有离开过。

这位老妇人是坟中人常允恭的母亲张氏。常允恭原在京里做兵部主事，因为牵连到一桩冤案中，被押解到九江，不久又被害死。张氏为了替儿子到官府疏通关节，变卖了所有的家产，最后落得人财两空。张氏还有一个小儿子，说是出外经

商，也不知去向。剩下她孑然一身，无依无靠。

有一位常允恭的旧相识，看张氏年老无依，很可怜，就对她说：“现在的安庆府（今安徽怀宁县）知府谭敬先，不是允恭的朋友吗？您何不去依靠他？他看在与允恭朋友的份上，一定会收留您的。”

张氏听了他的话，觉得有理，便搭便船来到安庆，到府衙去拜望谭太守。谭敬先看张氏穿着破衣烂衫，先已不耐烦。听她介绍说常允恭丢了官，已死在九江，心想，原来常允恭做兵部主事，与他做朋友还能互相利用，现在他已丢官身亡，还有什么用？收留张氏，不是自找累赘吗？于是便让家里仆役拿出一些零钱来，打发她说：“我与常允恭原来往来并不多。你來找我，这里住人也不太方便，既然你来了，我就给你点盘缠，你还是回老家庐陵（今江西吉安县）去吧！”

张氏只好辞别出来，流落街头。她想，允恭曾在金陵（今南京）做官，亲朋故友，或许还有在的，到那里走走，或许还有可以指望的人。就哀求船家，把她捎到金陵。

到了金陵，寻访几位当年与常允恭要好的朋友，那些人或者去世，或者迁移，都不在了。

在街头人家的屋檐下过了一夜，第二天，天上飘起了绵绵秋雨。张氏衣衫单薄，淋了一身雨，秋风一吹，禁不住直发抖，只好到一个店铺檐下避雨。店铺主人看她可怜，从里面端了一碗热汤给她喝。

她忽然想起，儿子允恭还有一位金陵朋友，曾经带着儿子到允恭家里讨论书法绘画，就问店主：“请问老板，附近有一位

杜一元先生，如今还在南京吗？”

店主回答：“杜一元去世好长时间了，只有儿子杜叔循在。他的家在直鹭洲坊，门内有两棵橘树，很好找。”

张氏抱着再试一试的念头，冒雨来到直鹭洲坊，又问了一次路，终于找到杜叔循家。

杜叔循正与客人一起品鉴书法，看见张氏进来，吃了一惊。仔细辨认，觉得这位在雨中发抖的老妇人有点面熟，好像在朋友家见过。忽然想起，几年前曾在常府见过，当时还吃过她拿的果品，慌忙跑出去，扶她进来，问：“您不是常太夫人吗？怎么会这个样子？”

张氏一边流泪，一边哭诉几年来的不幸。杜叔循听了，同情地掉下泪来。他把张氏扶坐在椅子上，向她磕头行礼，又把妻子儿女叫出来，与张氏见面。

叔循的妻子姓马，很贤惠，看到张氏还在瑟瑟发抖，便脱下自己的衣服给张氏换上，端来滚热的米粥给她喝，又把她搀到床上，抱来棉被为她取暖，感动得张氏热泪盈眶。

张氏吃饱了饭，身上也暖和了，就向杜叔循打听她家以前比较亲近的朋友及小儿子常伯章的情况。杜叔循心里清楚，当年那些与常家来往亲密的人大都不在了，即使有一两个在的，也怕连累不会收留她的。常伯章下落不明，不知存亡。这些话要是说出来，只能让老人家伤心。父亲杜一元与常允恭当年来往虽然不太多，但毕竟是熟人，自己照顾老人是应当的。于是就安慰张氏：“此刻正在下雨，等雨停了，我再去为老夫人寻访。如果没有人收留您，叔循虽然贫穷，难道不能侍奉您老人

家吗？况且我父亲与允恭叔叔交情很好，就像亲兄弟。现在老夫人有难，不找别人，来到我家，这是我父亲与允恭叔的在天之灵的引导，希望老夫人不要再发愁。”

这时正值兵荒马乱，农民流离失所，粮食歉收，老百姓连亲骨肉都无法保护。张氏见杜叔循家中贫困，一家人的生活也只是勉强能够维持，住在这里，势必造成杜家生活困难。雨一停，便坚持要出去寻访其他的朋友，杜叔循劝不住，只好同意她去，并嘱咐养女陪同张氏上路。

张氏与杜叔循的养女在外边转悠了一天，天黑了，却没有找到一个可以依附的人，只得快快返回杜家。刚坐下，叔循就把刚买来的布拿出来，让妻子马氏为她量体裁衣；又拿出家里仅有的棉絮，为她做了一床新被褥。

自此以后，杜叔循一家像对待自己亲生母亲一样孝敬张氏。张氏年纪大了，脾气比较狭隘急躁，有时稍不如意，就生气发火。叔循暗地里劝戒家里人，平时要顺着老人的性子，不要因为家里穷而与她计较，冷淡她。

张氏有个咳嗽吐痰的顽症，为了治病，叔循亲自为她熬药。吃饭时叔循也总是亲自为她端碗盛饭。张氏喜欢清静，杜家一家人怕惹她烦，平时从不大声说话。

过了十年，杜叔循被朝廷委任为太常（掌宗庙礼仪的官员），奉诏代表皇帝到会稽山（今浙江绍兴东南）祭祀神庙山阴。回来时路过嘉兴，巧遇张氏的小儿子常伯章。他流着泪对伯章说：“老夫人在金陵我家，十年了，日日夜夜想念你，年老多病，请你尽早去看望她老人家。”

常伯章好像没听见。叔循再三嘱咐，他才说了一句：“我知道了。只是路途遥远，不容易去罢了。”

杜叔循回到金陵，把见到常伯章的喜讯告诉了张氏，张氏高兴得天天到门口去等候。

等了半年，她的小儿子常伯章总算来了。张氏见了日夜思念的小儿子，激动万分，抱着儿子，呜呜咽咽地哭了起来。

这天正好是杜叔循的生日，家里人觉得张氏在家里痛哭不吉祥，要劝止她，不让她哭，杜叔循却说：“母子见面，痛哭失态，这是人之常情，有什么不吉祥的？让老人家哭吧！把这十几年的愁苦都哭出来，心里就畅快了。”

常伯章在杜家住了几天，见母亲年老体弱，终究是个累赘，便想开溜，他向杜叔循撒谎道：“我先到扬州去办点事，十几天就办完了，然后来接母亲到嘉兴我家里去住。”自然，一走便再也没了音讯。

张氏等不来自己的儿子，气得痛哭流涕，死去活来，杜叔循一家耐心劝慰，张氏才止住哭声。

杜叔循并不因为常伯章抛弃母亲而嫌弃张氏，反而对她侍候得更加殷勤周到。但是张氏年老体虚，对儿子又是想念又是怨恨，原来的病情更加严重了，又熬了三年，终于汤药不进。

张氏临死前，吃力地抬起手来，抚着杜叔循的胳膊，老泪纵横，断断续续地说：“杜先生，我连累您了，我连累您了……希望杜先生的子孙，都像杜先生一样的善良孝顺，不要像我那个不孝的儿子常伯章。”说完，头一歪，永远辞别了人世，两只

眼睛却圆睁着，不能瞑目。

杜叔循轻轻地为老人合上眼睛，哭道：“老人家放心地去吧，我一定好好地为您办理后事。”

杜叔循买了上好的棺木，装殓了张氏。又花钱在城南钟家山买了一块墓地，杜叔循披麻戴孝，像对自己的亲人一样，埋葬了张氏。

每年逢到节日，杜叔循都到坟前祭奠。

杜叔循后来在晋王府做录事（文官名），在明朝初年很有名气，与翰林大学士、文学家宋濂是好朋友。

后来有人评论说：人们在得意的时候，生死相许，好像没有什么做不到的事；但是到了背时贫困时，背信食言疏远朋友的人多的是。像杜叔循这样，自己身处贫困中还能奉养父亲朋友的亲人，实在不能不让人肃然起敬。

（明·宋濂《杜环小传》）

李思问洁身自好

明代初年，金陵城里的市民，大都靠开旅店、客舍赚钱。客人一到，店主就租给他一间屋。屋子又矮又小，只能放开一张床，出来进去都要弯腰低头。

早上晨钟一响，住店的客人急忙起床去办理自己的事情，到晚上再回店休息。早晨晚上的洗脸洗脚水都要自己到井边去提，用过的水则自己端出去倒到阴沟里。

服务虽然差，但租金却不能少，每月要几千文，否则就会被辱骂控告。衙门黑白不分，一味偏袒店家，抓住那些欠房钱的客人，轻则毒打一顿，重的还要搜没资财衣物，在牢里关上三月两月，有的客人无亲无友，又没人送饭，一旦进去就出不来了。

有的住店客人病了，马上就会被店主撵出来。病得厉害的，还没有断气，眼珠还在转动，就被抬出去扔到荒野去了。病人的东西，则被店主强行夺取。

客人中如有将要生产的孕妇，店主以为不吉祥，就拒绝接纳，不给房住，客人们往往连走几条街都找不到愿意接收的客

店。

金陵的这种风俗并不是历来如此，也不是金陵市民性情本来就贪财吝啬、不通人情。金陵地处京师（明代初期定都金陵），四面八方的人都拥到这里来，客店供不应求，慢慢地就形成了上面所说的那种局面。

当然，并不是所有的金陵人氏都如此势利，有一位叫李思问的人，便因崇尚仁义、乐于助人而在金陵城中闻名一时。李思问家住城南通济门外，平时靠出外帮办婚丧嫁娶、节日礼仪，或为人推算吉凶、勘查风水维持生活。家里有两间闲房，有时也接待一两个客人。客人来时热情招待，从不计较租金多少。他虽然收入不多生活贫困，但遇到人家有困难，总是竭尽全力帮助。

金华人范景淳，在吏部做个小职员，得了病，跟前没有亲属子女照顾，寓所的主人看他病得越来越重，怕他病死在家里，不肯再留他住，算清了房钱，就把他赶了出来。

他找了几家客店，都不愿意留他住，他失望了，蹲在吏部衙门口直掉泪。吏部的同事建议他到李思问家试试。

范景淳拄着拐杖，步履艰难地挪到李思问门前，敲敲门，问：“是李思问先生家吗？”

门开了，走出一位面黄饥瘦的妇人，告诉他：“思问一早去城西水西门帮人办事去了，要到傍黑才能回来。先生有什么事？”

“等李先生回来再说吧！”范景淳见李思问不在家，不好意思向一个妇道人启齿，怏怏地离开了。他在城墙边找了个

避风的地方，坐在破旧的行李卷上休息，饿了就到附近小铺上花几个小钱买点吃的，一心盼着天快点黑下来。

深秋的太阳由东转向南，又慢慢地往西挪动。范景淳倚着城墙打盹，病魔却不住地折磨他，让他睡不踏实。恍惚中，他又看到了原来店主难看的脸色，听到店主老婆咕咕唧唧的辱骂声。“你病成这样，不能在我家住！死在我家怎么办？”一个女人在他耳边大声说，好像是刚才李思问家那个面黄肌瘦的妇人。他吓了一跳，脑子完全清醒过来，原来是在做梦。

睁开惺忪的睡眼，看看天色，太阳快落山了。

这时从西边走来一个头戴秀才方帽、身穿蓝布长袍的人。看那人个子不高，衣着朴素陈旧，却洁净整齐，举止儒雅，清瘦的面庞让人觉得非常亲切。

那人走到范景淳跟前，转脸看到他病困狼狈的样子，停下脚步，关切地问：“先生从哪里来？怎么在这里坐着？”

范景淳回答：“我在吏部做事，得了重病，原来的客舍不愿再让我住，我听说李思问先生肯收留危难的人，想来求他。早上去，他家里的人说他晚上才能回来，我就在这里等着。”

那人一听是来找李思问的，马上过来扶起范景淳，说：“我就是李思问，让您在这里等了一天，真是对不起。先生快跟我到家里去吧！”

到了李家，一进门，李思问就责备起妻子来：“范先生早上来，为什么不留他住下，让他在外边等了一天？”

妻子看见丈夫扶着早上敲门的人进来，听丈夫责备她，就说：“这位先生早上只说找你有事，我不知道是要来住的。”说

着，慌忙为范景淳搬椅子，让他坐下；又冲了一碗热腾腾的糖水端到他面前，让他驱驱寒气。

李思问招呼范景淳吃过晚饭，把家里那间光线较亮的朝南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，让范景淳住了进去，夜里端汤送水，很是周全。

第二天，李思问请来医生为范景淳诊视病情。大夫开了药方，李思问又亲自去抓药。熬药做饭，他都亲自动手。一早一晚，他还拉着范景淳的手，关切地问他身上痛不痛，难受不难受，就像对待家里的亲人一样。

尽管李思问照顾得无微不至，范景淳的病仍不见好转。不久，范景淳不能起床了，大小便都只能在床上，有时拉在床上，被褥上都是屎尿，又臭又脏，不能近人。

李思问每天为他刮屎擦尿，换洗被褥衣裤，没有半点不耐烦的样子。一天，范景淳流着泪说：“我连累李先生了。李先生的恩德，此生难报。我恐怕不行了，我还有四十两金银，存在原来住的客店里，请先生取来用吧。”

“患难中互相帮助，这是人之常情，应当做的，谈得上什么报答不报答？”李思问不同意去取银子。

范景淳又诚恳地说：“先生如果不去取来，我死以后，恐怕会被别人吞了，有什么好处呢？”

李思问听范景淳执意要取来，就央求一位邻居同他一起前往，把范景淳存的包裹提回来，当面打开，用笔记下金银数，再封存起来。

没过几天，范景淳去世了。李思问自己出钱为他买了棺

材，把灵柩停放在城南聚宝山，封存的金银则寄存在邻居家，然后写信寄到范景淳的老家，把他的两个儿子请到了金陵。

等范景淳的两个儿子赶到，李思问为他们雇好车马，装载上灵柩，把封存的金银取出来，按照原来记的数目还给他们，送他们及范景淳的灵柩回金华。

第二年，范景淳的两个儿子要到平阳（今山西临汾市）定居，路过金陵，带了大米、土产来感谢李思问。他谢绝不受，反而资助了他们一笔盘缠。

过了不久，有一个犯人从外地被押解来京师。这个犯人名叫耿子廉，他的妻子因为在家里无人可依靠，也跟到金陵。妻子怀孕快十个月了，金陵大街小巷所有的旅舍都不接纳。刚刚过了冬天，金陵城里仍然冷风刺骨，孕妇躺在路边草堆上号哭，身子不住地发抖。

李思问看到了，问清楚原因，回来与妻子商量：“人生中，谁能没有个轻重缓急，出外难道能随身带着房屋吗？况且人命关天，假如临产时受了风寒，母亲与小孩的命都难保住。我们怎么忍心让她们在外边受冻送命而不收留她呢？”

妻子最了解丈夫的为人，二话没说，拉起丈夫就走。两口子把那孕妇扶回家里，收拾房间、床铺让她休息。耿子廉的妻子感动得嘴里不住地叫：“恩人！恩人！”

半个月后，耿子廉的妻子临产了，李思问让妻子在跟前细心服侍，他急忙出去找产婆。产婆来了，他就亲自下厨房烧热水、姜汤，冲糖水，煮鸡蛋，比他自己妻子生产还要紧张。

耿子廉的妻子顺利地生下了一个男孩，李思问脸上露出

了笑容。他让妻子耐心周到地照顾产妇、婴儿，就像以前自己照顾范景淳一样。

婴儿满月了，母子俩辞别李思问一家到关押耿子廉的监狱附近去住，临别时耿妻拿出银子感谢李思问，李思问笑了笑，又把银子塞回她的包裹里，说：“你们用钱的地方还很多，我不要你们的钱。等孩子的父亲释放出来再说吧。”

李思问喜欢读书，文章写得也很不错，有人推荐他到朝中做官，他却委婉地谢绝了。他虽然没有官位，无权无势，但他乐于助人的行为却赢得了众人的尊敬，这是那些达官贵人、社会名流做不到的。

记载李思问事迹的人深有感触地说：“我与李思问长期往来，深知他的为人。他是个循规蹈矩的老实人，并没有雄伟的姿容和壮烈的作为，但他的平平常常的仁爱之举，却有中国炎黄子孙大仁大义、大智大勇的传统风范。难道能够以外貌来判断人的品行与才智吗？古人说得好：‘整个世界都混乱污浊了，才能看出谁是高尚的人。’我痛恨世间贪利忘义的人和事太多，所以记载李思问的事迹，让其广为流传，劝诫世人。”

（明·宋濂《李疑传》）